





廣東高麗道... 卷二十七

閩南開府 八羅生書

長樂郡 振錄西 請示也

山人文獻

軍機處 田集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七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必亦反疾威上帝其命多辟

○歐陽氏曰蕩蕩由詩有蕩蕩上帝也

○蘇氏曰蕩之所以為蕩由詩有蕩蕩上帝也

詩序以為天下蕩蕩釋網紀文章則非詩之意

矣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必亦反疾威上帝其命多辟

匹亦反天生烝民其命匪諶亦林反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

○歐陽氏曰蕩蕩廣大也○呂氏曰蕩蕩兮上帝

吾王非下民之君兮疾威上帝吾王之命何多

僻兮窮而吟天之辭也○毛氏曰辟君也○





**氏曰**多辟多邪僻委衆鮮寡克能也○

疾威上帝者因厲王之疾威又呼天而告之也

○**宋氏曰**謹信也天生衆民其命有不可信者

其降命之初不示善者而人少能以善道自終

是以致此大亂蓋始為霖所歸咎之辭而卒自

解之如此○**王氏曰**民受天地之中生所謂命也

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斃受天地之中

一也則靡不有初敗以取斃者衆則鮮克有終

鮮克有終則命靡謀矣

文王曰咨咨女躬商曾是疆禦曾是格蒲侯反克

曾是杜位曾是杜服天降滔他乃反德女興是乃

○**歐陽氏曰**二章以下乃條陳王者之過惡害此

等事皆躬紂所行文王咨嗟以戒於初而厲王

踐而行之於終也○**氏曰**疆禦疆梁禦善也

解服政事也滔慢也○**王氏曰**所使杜位杜

皆疆禦格斂好勝之人也疆禦格克是謂滔德

○**蘇氏曰**天降是乃以妖孽天下女又興而任

之何哉○**東萊曰**乃害任之之堅也

文王曰咨咨女躬商而東義類疆禦多愆直類反

流言以數寇攘式內侯佗側慮反侯祝周敢反靡

屈靡究

**宋氏曰**而亦女也義類猶善道也愆怨也○**氏**

**氏曰**女為女君以秉義類為事乃疆禦多愆有

忠告善道則以流言數所矣如此非所以秉義

類也○**鄭氏曰**寇盜攘竊為姦究者而王信之

使用事於內○**毛氏曰**佗祝詛也屈極究窮也

○**鄭氏曰**侯維也與羣臣爭相疑而詛祝霖

極也○**釋文曰**佗本或作詛○**東萊曰**霖道之



君雄猜忌克不責已而怨人故曰疆禦多愆其  
間規諫謾為浮語以應之而心不在焉故曰流  
害以數

文王曰咨咨女躬商女臭白交反憊火交反于中  
國欽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霖背布內反霖側爾  
德不明以霖陪蒲曰反霖卿

**毛氏曰**臭憊猶彭亨也鄭氏曰臭憊自矜氣律  
之貌霖背霖側後霖臣側霖多也霖陪霖陪貳  
也霖卿霖卿士也○**陳氏曰**紂虛驕伯氣於中  
國○**宋氏曰**欽怨以為德多為可怨之事而勿  
行之也○**李氏曰**亂世之君是非顛倒邪正錯

亂霖多以輔弼之故也故曰不明爾德時霖背  
霖側爾德不明以霖陪霖卿  
文王曰咨咨女躬商天不滔而離反爾以酒不義

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孔氏曰**酒沈酒也孔氏曰酒誥注云飲酒齊色  
曰酒飲則酒者酒飲齊一之辭止容止也○

**氏曰**天之立君以為民也未嘗使汝沉酒如此  
**宋氏曰**天不使爾沉酒於酒而惟不義之從也

式用也濂也○**孔氏曰**既愆汝之容止又霖明  
霖晦而飲酒不息叫號離呼使晝日作夜不嘗  
視事

文王曰咨咨女躬商如蜩如螿音唐如沸如羹小  
大近喪及尚弓由行內罍皮罷反弓中國覃及鬼  
方

**毛氏曰**蜩蟬也螿音偃也孔氏曰釋虫云蜩  
蜩蟬蟠舍人曰皆蟬也方語不同三輔以西為  
蜩梁宋以東謂為蜩蟬則螿蟬亦蜩之別名耳



災怒也鬼方遠方也孔氏曰易乾濟高宗伐鬼  
方○**龜氏曰**飲酒號呼之聲如蟪蛄之鳴其笑  
語沓沓又如湯之沸羹之方製躬紂之時君臣  
失道如此者喪亡矣時久化之甚尚欲從而行  
之不知其非○**王氏曰**昏亂如此故內自中國  
外及鬼方莫不怒也○**孔氏曰**覃及延及也  
文王曰咨咨女躬商匪上帝不時躬不用舊雖霖  
霖成後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宋氏曰**非上帝為此不譴之時但以躬不用舊  
致此隳爾老成後舊臣典刑舊澤也○**王氏曰**  
雖霖霖成後與圖先王舊政欵典刑尚杜可循  
守也會是莫聽此大命所以傾也○**東萊曰**大  
命國命也  
文王曰咨咨女躬商人亦有言與沛之揭紀竭反

之  
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蒲未反躬鑿不遠杜憂后

**龜氏曰**顛什沛拔也○**龜氏曰**揭蹶貌撥猶絕  
也言大木揭欬將蹶枝葉未有害折傷其根本實  
先絕○**歐陽氏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者謂  
紂時宗廟社稷猶杜天下諸侯未盡叛但王自  
為惡盈滿而隳敗爾蓋穆公作詩而周室尚好  
然知其必亡者以王為霖道根本先壞爾王者  
國之本也又曰躬鑿不遠杜憂后之世者言非  
獨文王之鑿躬躬之初興以鑿憂之亡矣謂今  
既欬則後之興者當又鑿厲王也此言傷之尤  
深者

蕩八章章八句

抑衛太子刺厲王亦以自警也李氏曰說此詩者



分別以為如何是刺厲王如何是自警非也且如此詩首章言威儀以刺王之不能慎其威儀也然則已亦當慎威儀矣不必分別也抑抑威儀維德之隅多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毛氏曰**抑抑密也孔氏曰舍人曰抑抑威儀靜

密也隅廉也孔氏曰隅者角也廉者稜也角必有稜故云隅廉也

**王氏曰**德譬則宮城也儀譬

則隅也視其隅則宮城之中可知矣有諸中必

形於外故也○**鄭氏曰**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

外占而知內今王暴虐賢者皆佯愚不為容貌

如不肖然○**王氏曰**庶人之愚亦職維疾者則

天性之疾也孔子曰古者民有三疾○**鄭氏曰**

衆人森知愚是其常也賢者而為愚畏懼於罪

也○**鄭氏曰**此詩以威儀為主乃自古論修身

者之所同蓋垂切近莫過於此也厲王非特

自莫敢威儀也使賢者皆不敢脩飾愚以求免

其時蓋可知矣人亦有吝者時人之語也

森就維人四方其亂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况

于反諷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鄭氏曰**競強也人君為政森強於得賢入得賢

人則天下化○**李氏曰**苟能得人則四方皆詔

效之矣○**歐陽氏曰**覺警言動也吾德行修著可

以動人則四國服從矣○**毛氏曰**詩大也講謀

也辰時也○**鄭氏曰**猶圖也則濼也○**鄭氏曰**

人君必先任賢臣內秉德以服天下歛後先事

而大謀以定政命遠圖而時告之政事既修又

能敬其威儀以為民則則所以為國者略備矣



**東萊曰**勳民以行不以善德行者不苦而倍覺民之大者也故曰有覺德行四國頌之所謀不止於一身而計天下之安危所謀不止於一時而監百世之損益所謂大其謀也既大而謀以定其命矣猶未敢輕出復慮却顧恐其所終稽其所弊然後以時而播告焉故曰新謀定命遠猶辰告用人也修德也出命也治道之大端既備又終之以威儀者蓋本其切近者苦之以承前章之意也

其杜亏今興迷亂亏政顛覆厥德蕪湛都南反下同亏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朶先王克其

**歐陽氏曰**一章二章皆汎論此章乃專以刺王其杜亏今興迷亂亏政者今厲王興

而迷亂亏政也顛覆厥德以蕪湛亏酒○**鄭氏曰**蕪廢湛樂也○**王氏曰**汝雖湛樂之從弗念為人子孫當紹祖考善當念之也○**王氏曰**弗念厥紹故罔敷朶先王克其明刑也克其者不敢慢之謂也李氏曰曾不知先王之成法以敬其明刑○**鍾氏曰**敷廣也

**肆皇天弗尚**如彼流泉霖淪音倫胥以凶夙興夜寐油婦廷內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戒伯用邊他歷反變方

**王氏曰**肆皇天弗尚者厲王所為如上所刺故今皇天弗尚也李氏曰天弗尚者○**毛氏曰**

淪率也○**鍾氏曰**胥皆也○**朱氏曰**弗尚厥棄之也天所不尚則淪胥以凶如泉流之易矣苦霖者戒之欲其不亟是也○**歐陽氏曰**淪胥以



亡者君臣皆將滅亡矣。○**毛氏曰**：沾沾章表也，邊遠也。○**陳氏曰**：王若不慎，則君臣相陷，弱而俱亡矣。正宜早夜自為潔除，以為民之章修戎器，以防內外，庶幾免陷溺也。○**李氏曰**：沾沾廷內只是修潔其朝廷，爾當時沉於酒食，目前之樂而忘意外之變，故戒之以修武備也。○**氏曰**：用戒戎備，用此備兵事之起，變方九州之外，不服者。○**王氏曰**：用攘蠻夷而逐之也。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詔，敬爾威儀，棘不柔嘉，白圭之玷，丁算反，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毛氏曰**：質成也。歐陽氏曰：質定也。○**蘇氏曰**：侯度天子所以御諸侯之度也。天子苟內失其人，民而外慢，其諸侯則將有不虞之駭起。○**朱氏**

**氏曰**：嘉善也。○**毛氏曰**：玷缺也。

**氏曰**：王之缺尚可磨鑿而平。○**朱氏曰**：王玷尚可磨，善語一失，莫能救之，其戒深切矣。○**朱氏曰**：柔者遜頌之辭也。

棘易由善棘曰苟矣，莫捫音門，朕舌善不可逝矣。棘善不讐，棘德不報，惠于翊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孔氏曰**：王棘得輕易於言語，棘得善苟且如是，假有不善人，棘執持我舌而不聽我善者，善性則不可復改，故須慎之。○**毛氏曰**：莫棘捫持也。

**孔氏曰**：釋詁云：朕，我也。自周以前，朕為通言。○**鄭氏曰**：逝，往也。○**朱氏曰**：雙善也。○**李氏曰**

善出吾身，加于民，行發于通見，于遠出其善，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善行。



君子之樞機其施報必歛不可掩也王苟能惠於芻友以及庶民小子則子孫繩繩然萬民亦莫不承頌之矣惠之所及子孫且受其福則怨之所積雖子孫亦受其醜矣○**孔氏曰**芻友謂諸侯及卿大夫等下及庶民之子弟小子○**東萊曰**子孫繩繩而不絕也○**東萊曰**由言言之所由發也

視爾友君子輯音集柔爾顏不遐有愆相杜爾室尚不媿亏屋漏寐曰不顯莫予云觀神之格息不可度息矧可射音亦息

**歐陽氏曰**戒王起居左右當友君子和柔其頤以接之以習為善道則庶幾遠罪也不遐遐也詩多語常如此○**毛氏曰**輯解也凶北隅謂之屋漏觀見也格至也○**東萊曰**遐遠也矧況射

厭也○**朱氏曰**視爾獨居於室中之時當度幾不媿亏屋漏然後可寐曰此非顯明之處而莫予見也當知神之至也不可竭而測度又豈可厭倦而不敬乎此言當戒懼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而慎其獨也是則修之至也○**東萊曰**息語辭也此章戒厲王以內外交修也辟爾為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息淺反不為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戶公反小子

**李氏曰**辟君也人君之為德必臧諸必嘉美○

**鄭氏曰**止容止也○**東萊曰**慎其容止不過愆

於威儀不僭不賊害則未有不可以為漢者

○**毛氏曰**僭差也○**橫渠氏曰**不僭不賊則

人富效之猶投桃報李之必效也○**東萊曰**童



角者也虹濟也。○**王氏曰**童穠角理譬我施惡  
寐報我以善之理謂童而角實感小子耳非其  
理也。○**東萊曰**厲王不君故戒以君爾為德得  
戒俾嘉欲其君盡德之善也淑慎爾止不愆于  
儀此詩以威儀為主故屢言之爾以善而民以  
善應之猶投桃報李益必然之理彼小人日冀  
王為不善而欲民應之不悖是猶童中童辛而  
求其角天下寧有此理哉濟亂王聽使益傾覆  
者實此轉目

在而甚反染而漸反柔木言緡之絲溫溫其人維  
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誥言頌德之行其維愚  
覆覆我僭民各有心

**毛氏曰**緡被也柔忍之木在染然人則被之絲  
以為弓。○**歐陽氏曰**人必先觀其質性之如何

也。○**東萊曰**柔蘇之木乃弓之材溫恭之  
人乃德之質。○**毛氏曰**誥言古之誥言也。○  
**氏曰**覆猶反也僭不信也語賢知之人以善言  
則順行之告愚人反謂我不信民各有心二者  
意不同也。○**東萊曰**此章善人之質有美有惡  
故有可告誥者有不可告語者若厲王益不可  
告語矣武公猶拳拳不能自已焉下章所言是  
也

於音身兮音吟小子未知臧否音鄙匪手攜之善  
示之事匪面命之善提音啼其目俗曰未知亦既  
拘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歸音暮成

**毛氏曰**臧善也於兮傷王不知善否我非但以  
手攜製之親示已其事之是非我非但數面語  
之親提撕其目此善已教道之孰不可啓覺假



令云王尚幼少未有所知亦曰拘子長大矣  
不幼少也○**國語**曰靡盈不自滿○**宋氏**曰  
人若不自盈滿能受教戒則豈有昂知而反勉  
成者乎○**毛氏**曰謂勉也○**東萊**曰武公之於  
厲王厚矣故不忍遽斷曰為不可告語猶疑其  
未知臧否也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穉穉莫空反我心慘慘  
七感反誨爾諄諄之純反聽我藐藐美角反匪用  
為教覆用為虐俗曰未知亦事既耄莫報反

**毛氏**曰穉穉亂也慘慘憂不樂也○**國語**曰孔  
是昭明也昊天兮乃是明察我生穉穉可樂也視  
王之意穉穉然我心之憂悶慘慘然愆其自恣  
不用忠臣○**毛氏**曰聽我藐藐藐然不入也  
○**國語**曰我告教王口語諄諄然王聽聆之藐

藐然忽略○**國語**曰君暗於上臣憂於下臣  
言甚至而君聽甚忽不且為德而反且為罪也  
○**王氏**曰匪且我諄諄為教之也覆且我為虐  
之也○**東萊**曰既耄非謂其老也猶今人責未  
更事者曰既耄大矣甚苦之也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度穉大悔元方觀  
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鼎元不忒他得反回通于  
橘反其德俾民大棘

**龜氏**曰止辭也不忒不參忒也大棘大困急也  
○**國語**曰我所告爾者非我妄言皆據舊事  
之已然者度幾聽我猶可不至於大悔也○**國**  
**氏**曰元方觀難周室曰吾將喪其國譬如夏商  
其類不遠元豈復有參忒不然者哉欲王曾不  
悟益為飛僻之行使民至於困急而棘告也○



**東萊曰** 史記載武公宣王三十六年即位國語亦稱武公季九十五位懿君自傲韋昭謂懿即抑也說者遂君為此詩乃追刺厲王今考其文如曰在予今興迷亂予政曰匪手携之吾示之事匪面命之吾提其耳曰聽用戎謀度霖大悔夫豈追刺之語乎史記國語始未可據一曰詩為正可也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桑柔** 伯刺厲王也鄭氏曰芮伯畿內諸侯王卿士也字良夫。孔氏曰書序注云芮伯周同姓國在畿內則芮伯姬姓也杜預云芮國在馮翊臨晉縣則在西都之畿內也左傳引大風有隧曰為芮良夫之詩苑音鬱淑柔其下侯句持勿泄反采其劉傷言莫此下民不謦心息倉初亮反兄音況

淑淑茂盛貌也○**苦陰** 均瘼病也○

**與也** 苑茂盛貌也○**苦陰** 均瘼病也○

**芬然** 而茂盛者彼桑也其葉稚而柔濡故

及採其劉則其下民為日所暴不見其陰

而模矣王失德剝喪隳曰其民之譬也劉

殺也殺苦盡之也○**歐陽氏曰** 他木皆有枝葉

而詩人獨曰桑為譬者惟桑曰葉用於人常見

採采為空枝而人不得蔭其下故曰為喻也○

**鄭氏曰** 於絕也○**毛氏曰** 倉廩見滋填久也孔

氏曰倉之為喪其義未聞况訓賜也賜人之物

則益滋多故况為滋也釋言云桑塵也孫炎曰

桑物久之塵則塵為久義古者塵填字同故填

得為久○**釋文曰** 兄本化况○**毛氏曰** 君子憂

得為久○**釋文曰** 兄本化况○**毛氏曰** 君子憂



之不絕於心悲之益久而不已王氏曰愴則滋久也號死而訴之也○陳氏曰停明大貌

四牡騤騤旒旐有翩亂坐不夷靡國不泯面忍反民靡有黎具斃呂燾於兮有哀國步斯頻

毛氏曰騤騤不息也鳥隼曰換龜蛇曰旒翩翩杜路不息也夷兮泯滅也○蘇氏曰厲王之亂

死下征伐不息故見其重焉旌旗而厭苦之○陳氏曰亂日坐不兮鞞國不見殘滅也○王氏曰

黎喪也周曰黎民秦曰黔首黎則黔首之謂也民靡有黎則是黔首靡有子遺也○陳氏曰具

猶俱也俱遇此斃以奚燼歐陽氏曰皆為灰燼○毛氏曰頌急也○陳氏曰嗚呼可哀兮國運如此之頌促也

國步蔑資死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

維秉心森競雖生厲階至今為梗○杏反

鄭氏曰將猶養也○陳氏曰國運困窮死不我養○王氏曰欲避斃亂疑於所往死下皆是也

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也朱氏曰徂大往也云注曰而果何所往也○毛氏曰厲惡梗病也○

歐陽氏曰君子實維秉心森競雖生厲階至今為梗者民歸咎於上之辭也苦君子本森強爭

之心而何人主此斃亂之階為今人之病意若斃有相原其來也遠而今人造道之曰其實

斃由王鼓也夏心慙慙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死俾都但反怒

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觀瘠去中反○孔氏曰棘我圍瘠病也○孔氏曰念己之躋土居宅也我生不

瘠病也○孔氏曰念己之躋土居宅也我生不



得音正逢元之辱怒使我從凶而往於東窳所  
安定而居處是逢元怒時故遭此勞役也又曰  
斃傷多矣我之所遇之病也甚急矣我之社邊  
垂甚勞也

為謀為怒亂況斯削告爾憂恆誨爾序爵誰能亂  
契逝不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毛氏曰**必慎也○**鄭氏曰**恆亦憂也逝猶去也

序爵後序賢能之爵朱氏曰序爵辨別賢否之

道也**執契**手特契物淑善胥相及與也○

**曰**王豈不為謀且慎哉然而不得其道適所以

成亂而自削自故告之以其所當憂誨之以敘

爵且誰能執契而不濯者賢者之能已亂猶濯

之能解契自今王之所任者其何能善哉則相

與入於陷溺而已

如彼逝風大孔之儂音愛民有肅心莽音耕反云  
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具代食維好

**毛氏曰**逝風也儂音愛也○**鄭氏曰**使人也

歎如嚮疾風不能息也孔氏曰也者風也人氣

故云使人不能息息謂喘息○**蘇氏曰**君子視

厲王之亂悶歎如逝風之咆而不息○**李氏曰**

民有肅歎之心本驟怠慢而王乃使之至於不

逮民森得以趨事於畎畝之間則其不逮者非

民之罪也王使之也故芮伯告王曰好是稼穡

善不敢輕於民力也其有功於民者則使之代

食○**歐陽氏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者稼穡可

寶當臣祿養賢才而刺王不歎也

元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靈賊稼穡率穡音羊哀

恫音通中國具贄之芮反率蒸靡有斂力以念穿



**歐陽氏曰**元降喪亂將滅亡我王室朱氏曰滅我所以立之王而歲又蝗蝗為災稼穡盡病○

**氏曰**蠶食苗根曰蠹食節曰賊耕種曰稼收斂曰穡率盡也拜納也恫痛也具皆哀痛兮中國之人皆空虛○

**毛氏曰**贊屬也朱氏曰苦危也春秋傳曰君若贊旒歎與此贊同蒼虛也○

**氏曰**放與贊同苦困之極棟力以念元皖也○

**王氏曰**穹蒼元也穹苦形蒼苦色也維此患君民人所瞻秉心宜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願自獨倖臧自有肺腸俾民率往

**魏氏曰**惠頌宣徧猶謀也考其輔相之行歎後用之苦擇賢之審○

**李氏曰**古者頌道之君為百姓瞻仰者以其內能秉恃其心外則宣謀歎

言眾考察慎擇其相○**鮑氏曰**臧善也○

**曰**自獨倖臧自以為善也自有肺腸自有意見也狂惑也○

**東萊曰**善惡出於元下之同歎者蓋曉歎易見也不頌之君其所施為其所任用皆非元下之所謂善乃自獨使之善自其肺腸不與人同不可曉解此民所以惑亂也

瞻假中林姓姓所中反其鹿朋友已諧子念反不胥以穀人大有苦進退維谷

**毛氏曰**姓姓眾多也谷窮也孔氏曰谷謂山谷陰谷是窮困之義○

**鄭氏曰**胥相也殺善也視彼林中其鹿輩耦行姓姓歎眾多○

**歐氏曰**朋友相諧不能相善曾鹿之不如是以進退森不陷焉者

維此聖人瞻苦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苦不



能胡斯畏忌

**毛氏曰**瞻言百里遠慮也○**鄭氏曰**胡之苦何

也○**季氏曰**聖人則遠知臨福於未萌其所瞻

視而害者至於百里寐遠不察也若夫愚人則

反狂且喜所謂拍火厝之積薪之下火未及歟

猶謂之安者也○**宋氏曰**我非不能害也如此

患忌何甚言暴虐人不敵諫也

維此小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

亂寧為茶毒

**毛氏曰**迪進也○**鄭氏曰**且乖也國有乖人王

不求索京進用之有忍為惡之心者王反顧念

而重復之苦其勿忽賢者而愛小人貪徇欲也元

下之民苦王之故後其亂亡故安為茶毒之行

相侵暴慍恚使之歎○**孔氏曰**茶苦菜毒斂

盡皆惡物故比惡行

大風有隧音遂有空大谷維此小人佞為式穀維

彼不顧征以中垢古口反

**毛氏曰**隧道也○**鄭氏曰**大風之行有所從而

來必從大空谷之中佞起式用征行也○**陳氏**

**曰**大風其淫隧由於空谷而起以興人之為乖

為不乖皆有所從來也○**蘇氏曰**垢穢也言乖

多之佞也以用其乖小人之行也以播其穢中

垢發其中之所有於外也毛氏曰中垢言闇冥

也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害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

且覆俾我悖蒲對反

**毛氏曰**類乖也○**鄭氏曰**風之起也有道類之

敗也有自貪人在上則類之所由敗也○**鄭氏**



曰聽苦道聽之害○**鄭氏**曰誦苦先王之害也

○**李氏**曰王之性本善但以貪人敗之故百道

聽之害則答之翻詩書之害以苦之則如醉此

所以見王之先入於貪人之害故也厲王斃已

不用其員反使我為悖逆之行而從貪人之所

為也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佗如服飛蟲時大弋獲斃

之陰女反予來姦

○**蘇氏**曰朋友其僚友也○**鮑氏**曰嗟爾朋友親

而切瑳之也鳥飛大時為弋射者所得之雉也

○**橫渠**曰予豈不知而佗如服飛蟲時大

弋獲千慮一得也朱氏曰幸服之所苦大必有

中也斃之陰女反予來姦之至誠密以元下之

事忠告反謂予來相恐也○**釋文**曰姦本大佗

然莊子云以梁國燹我者是也○**東萊**曰厲王之

朝舉霖倍芮伯之害者故告之曰予豈不知而

妄發哉如服飛虫時大弋獲豈霖一二或中者

乎

民之罔極職涼善皆為民不利如云不亨民之回

適職競用力

○**鄭氏**曰職主也朱氏曰職專也○**毛氏**曰涼薄

也○**朱氏**曰善皆工為反覆也○**鄭氏**曰亨勝

也○**朱氏**曰民之所以貪亂不知止者由此善

替之人為民所不利之事如恐不勝而力為之

也民之所以聽僻者由此輩競用力而然也回

適聽僻也反覆其善所以淡惡之也

民之未戾職益為寇涼曰不可覆皆善苦力智反

雖曰匪予斃佗爾歌



毛氏曰戾定也○陳氏曰民之未定職上有益  
賊之臣為之寇也○陳氏曰我薄苦之以不可  
已為爾反背而見警矣○朱氏曰雖汝能自文  
飾苦此亂非我所與歟我已作爾歌矣苦已得  
其情其事已著明不可掩覆也○東萊曰此詩  
本厲王之亂在於用小人故於聽任之際屢致  
意焉一章至四章皆極苦其亂也五章苦之以  
聽任之道而憂其不能改也六章復苦以息民  
務農而居位食祿者不可不審擇也七章因肯  
章息民務農之苦而深歎喪亂饑饉之可哀也  
八章苦治亂之分蓋其君向背用捨所繇異路  
息古而傷今也九章苦君暗於上故譖毀之俗  
成於下自傷處斯世之難也十章苦朝皆小人  
安其危而利其蓄欲諫而不效也十一章苦王

弃君子而厚小人民不堪命而王不知也十二  
章苦治亂皆有所自來治由君子而亂由小人  
也十三章苦王之所以踈棄君子者由小人之言  
先入也十四章至十六章皆託與公卿儕輩苦  
以反覆諷切之也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  
之志遇裁而懼側身脩行下孟反欲銷去起呂反  
之元下喜於王化復扶又反行百姓見憂故伯是  
詩也鄭氏曰仍叔周大夫也○朱氏曰烈暴虐也

東萊曰宣王之小雅始於六月苦其功也其大

雅始於雲漢苦其心也驟是心安得育是功哉  
偉假雲漢昭回弓元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元降  
喪亂饑饉薦在見反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至璧



說文寧莫我聽

**孔氏曰**傷欬明大假元之雲漢○**毛氏曰**雲漢

謂元河也昭允也○**毛氏曰**回轅也○**毛氏曰**

宣王時早渴雨故宣王夾仰視元河望其候焉

○**朱氏曰**夾晴則元河明○**毛氏曰**瞻仰晷元

不見兩候於是歎傷人之霖奉而遇此喪亂饑

饉也○**毛氏曰**薦重臻至也○**毛氏曰**靡莫皆

霖也害王為早之故求於羣神霖不祭也王氏

曰羣祀之廢則霖不舉矣○**蘇氏曰**禮國之凶

荒則索鬼神祭之霖所愛於三牲禮神之圭璧

又已褻矣○**王氏曰**神晏然莫我聽

早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禮祀自絕徂宮上下奠

瘞靡神不宗后稷不享上帝不臨耗教丁故反下

土寧我躬

**毛氏曰**早既大其矣則其氣蘊積隆盛蟲蟲而

殄也李氏曰說文曰蟲蟲早氣也○**毛氏曰**蘊

蘊而暑隆隆而雷蟲蟲而殄○**鄭氏曰**隆隆而

雷非兩雷也○**鄭氏曰**為早故繫祀不絕從絕

而全宗廟○**毛氏曰**上祭元下祭地奠其禮瘞

其物孔氏曰奠謂置之於地瘞謂埋之於土禮

與物皆謂為禮事神之物酒食牲玉之屬也元

苦奠其禮見燔其物地言瘞其物大奠其禮也

互以相通宗尊也丁當也○**王氏曰**自絕徂宮

上下奠瘞則元地神示人鬼內外上下霖不禮

祀矣在宮之神莫尊於后稷既霖以勝早災在

郊之神莫尊於帝又不顧我也○**毛氏曰**窮而

霖告故曰與其耗敗下土寧使我躬當之霖使

人人被其患也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雷周餘黎  
民靡有孑遺暴死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與先祖  
考權在雷反

**王氏曰**旱既大甚則不推者不可推知其故也

**○毛氏曰**兢兢恐也業業危也

**○鄭氏曰**心動

意懼兢兢兢兢業業狀如有雷霆近發於上

**○宋氏曰**子欬盡貌言大亂之後周之餘民僅有遺

者而上无又降旱災使子欬而霖復有遺孔氏

曰子欬孤獨之貌

**○蘇氏曰**无將不復使我有

遺餘胡為尚不相與哉先祖之業將於是摧落

矣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在呂反赫赫炎炎云我霖所  
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  
祖胡寧忍予

**○毛氏曰**沮止也赫赫旱氣也炎炎熱氣也

**○毛氏曰**旱氣大盛人皆不堪苦我霖非陰而處陳

氏曰未知所也眾民之近將以曾視顧

而哀閔之

**○毛氏曰**先正百辟卿士也鄭氏曰

百辟卿士雩祀所及者

○孔氏曰正者岳也先

世為官之岳月令仲夏乃命百官雩祀百辟卿

士有益於民者注云百辟卿士古之上公以下

勾龍后稷之類

**○歐陽氏曰**父母先祖胡寧忍

子詩多述宣王新亏父母及先祖爾

旱既大甚滌滌徒歷反山川旱魃蒲末反為虐如

悛音款如焚我心憚徒旦反暑憂心如喪羣公先  
正則不我間昇无上帝寧俾我遯

**○毛氏曰**滌滌旱氣也山霖木川霖水王氏曰山  
枯川竭如滌濯然也魃旱神也悛燒之也喪灼



也○**鄭氏**曰早氣生魃而害益甚艸木燒枯如見焚燬然憚猶畏也○**公氏**曰羣公先正則不共間夫上文意○**張氏**曰宣王所以祈旱者至矣而莫之答故曰若吾之不譴不當死心則寧使攻遯去以避賢者釋以我苦此度民也  
早既大甚龜勉畏太胡寧瘠都田反我以早憊七感反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音暮景无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霖悔怒

**蘇氏**曰始以早故欲遯去以避賢者既又以爲棄位以避憂患非人主之義故龜勉不夫以求濟斯難畏不敢也○**朱氏**曰憊曾也○**鵠氏**曰瘠病也无何曾病我以早曾不知爲政所失而致此害○**王氏**曰胡寧瘠我以早憊不知其故則王之自反也益以至矣○**鄭氏**曰虞度也我

祈豐年甚早孔氏日月令孟春祈穀上帝孟冬祈來年於元宗是也祭四方與社又求晚孔氏曰即以社以方是也无曾不度知我心肅事明神如是明神宜不恨怒於我我何由當遭此旱也○**毛氏**曰悔恨也

早既大甚散釋友紀鞠居六反哉戾正疚音救哉冢宰趣七口反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霖不能止瞻仰界无云如何里

**蘇氏**曰早既甚國用空竭霖以紀綱羣臣朋友鄭氏曰人君以羣臣爲友○**王氏**曰人造相友則吉凶慶弔有紀以合之早大甚財不足以爲禮則霖友紀○**橫澤張氏**曰友宜作酉○**鄭氏**

曰鞠窮也戾正衆官之岳也疚病也窮哉病哉者念此諸臣勤於事而困於食以此苦勞倦也



○**毛氏曰**歲凶季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孔氏曰趣馬之官不以粟秣養其馬師氏施其兵孔氏曰師氏掌使其屬率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門外且蹕世掌近王之兵故令施其兵也馳遣不除孔氏曰不使人除治之祭事不縣孔氏曰不縣其樂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脩孔氏曰布列於位不令有所脩造大夫不食梁士餼酒不樂○**橫深強氏曰**靡人不周霖不能止自庚正而下皆使周急於民若供御之物則凡皆可止太○**鄭氏曰**里憂也王愁悶於不雨但仰元曰當如我之憂何朱氏曰里與漢書李布傳元俚之俚同當為霖聊賴之義○蘇氏曰里居也宣王遭旱始欲以身當之而不得中欲以身逃之而不能故於其終仰而祈之於元曰將使我

如何居哉○**釋文曰**里本化瘰爾雅佻爾雅釋詁曰悝憂也

瞻仰晷元有嘒兮惠反其星大夫君子昭假著格釋音盈大命近止霖乘爾成何求為我以戾庚正瞻仰晷元曷惠其寧

**毛氏曰**嘒眾星貌假也○**孔氏曰**宣王以早之故遂瞻望仰視於晷元唯見其嘒然光明之眾星未有雨澍○**呂氏曰**昭明也羸餘也所以事神者霖餘矣○**朱氏曰**大夫君子所以竭其精誠而助王昭假于元者已霖餘矣雖今故也將近然不可以棄其背功當益求其所以昭假于上者而修之若此者非求為我之一身爾乃所以定眾正也瞻仰晷元果何時而惠我以安寧乎○**鄭氏曰**戎大何求為哉將以定爾庶正



而已未有民不寧而度官定者也。○**鮑氏曰**瞻仰界元曷惠其寧渴雨之至也。

雲漢八章章十句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元下復音服。尹能建國親諸侯。襄保毛。又賞申伯焉。鄭氏曰尹吉甫申伯皆周之卿士也。尹官氏申國名。崧高維嶽駿音峻極。元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毛氏曰**崧高貌。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堯之時姜氏為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於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駿大極也。嶽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李氏曰山大而高曰崧。郭璞注曰今中嶽嵩高蓋依此名是凡大嵩高者皆可名之曰崧。非

車指中嶽也郭璞注可見。○**孔氏曰**其山高天

上至元元。○**王氏曰**甫也申也其先實坐嶽事故元祚其子孫則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也。○**毛氏曰**翰幹也王氏曰翰垣屋所恃以立。○**王氏**

曰蕃苦扞蔽宣苦敷播。○**李氏曰**是二人者皆為周室之屏翰。○**蘇氏曰**蔽其患難而宣其德

澤於元下。○**東萊曰**甫申意者皆宣王時賢諸侯同有功於王室者甫雖不見於經以文意考

之蓋當如此。鮑氏乃遠取訛憂贖刑之甫侯胎非也。

賡賡申伯王纘祖管反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艸也。執其功。

**鮑氏曰**賡賡勉也。纘繼于於灋式也。申伯賡賡。鈇勉於德以賢入為王之卿士。佐王有功。王又



欲使繼其故諸侯之事改大其邑使為侯伯南方之國皆統理孔氏曰杜預云申國在商陽宛縣在洛邑之南也作邑於謝蓋申伯本國近謝  
○孔氏曰申伯之賢當使南國濇之○  
為申伯建國而曰邑者國之所罷夫曰邑作邑  
于豐商邑翼翼是也○  
蘇氏曰謝周之南土也  
召伯召虎也○  
孔氏曰王乃命召伯先營謝邑  
以定申伯之居○  
毛氏曰登成也○  
陳氏曰立  
叙其功者以南艷傳嗣也

王命申伯式是南艷因是謝人以作庸庸王命召伯釅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  
鮑氏曰庸功也召公釅定申伯之居王乃親命之使為濇於南艷因是故謝邑之人而為國以起女之功毛氏曰蕭城也釅者定其井收正其

賦稅孔氏曰九夫為井隰臯之地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李氏曰釅什一之濇也○

御治事之官也蘇氏曰傅王治事之臣也私人家臣也孔氏曰私人者對王朝之臣為公人家人為私屬也有司釅云主人降獻私人○

氏曰遷其私人使就國也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又叔反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躑躑渠畧反鉤膺濯濯直角反

李氏曰申伯之功言城謝之事乃召伯所營詩

曰肅肅謝功召伯營之○  
毛氏曰俶作也○

氏曰俶始也○  
毛氏曰作城亭及寢廟定其人

神所處○  
毛氏曰貌貌美貌躑躑壯貌鉤膺樊

纓也孔氏曰鉤者馬婁領之金鉤膺者謂膺上



有飾謂厲有樊纓也。案中車金路鉤樊纓九就同姓以封申伯異姓而得此賜者以其命為侯伯故得車如上公濯濯光明也。○**鮑氏曰**已成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戎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注近王舅南土是保。

**孔氏曰**王於是發遣申伯令使之國故贈途之以大路之車。○**毛氏曰**乘馬四馬也。○**鮑氏曰**

王以正禮遣申伯之國故復有車馬之賜。因告之曰戎謀女之所處棄如南土之最善。○**毛氏曰**

**寶瑞也**鄭氏曰圭辰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為寶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王氏曰介圭非諸侯所宜有也寶圭非所以分異姓也賜介圭以作爾寶則加賜焉非常禮也。

○**孔氏曰**近已也鄭氏曰近辭也如汲記之子之記。○孔氏曰近得為已其聲相近故箋申之云如汲已之已申伯宣王之舅。○**鮑氏曰**保守

也安也。○**孔氏曰**皆命遣之辭。○**東萊曰**介圭杜周官雖死子所服韓奕曰呂其介圭入覲于

王則當是諸侯之瑞圭蓋介之為害大也詩人特美大其圭而稱之非周官之介圭也。

申伯倍邁王餞賤淺反于鄙上悲反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澈申伯土疆臣峙直反其楛音飛式邁市專反其行。

**鮑氏曰**邁行也餞途行餞酒也時王蓋省岐周

故于都還南者北就王命于岐周而還反也謝于誠歸誠歸于謝孔氏曰郤然漢屬右扶風在鎬京之西申在鎬京之東南自鎬適申塗不經



鄒時宣王蓋甬視岐周故錢之於鄒申伯既受命王錢還歸于鎬而後適申故言北就還南也言謝于誠歸古人之語多倒。朱氏曰鄒在鎬京之西岐周之東。王氏曰王既錢之則申伯於是實歸其國也言倍邁誠歸蓋以見王之數留疑於行之不果故也。國氏曰糧糧式用邊速也王使召公治申伯土界之所至時其糧者令廬屯有止宿之委積用是速申伯之行孔氏曰申伯未發之時王豫命召伯令治申伯之國疆境又以峙具其糧食在道霖闕之故得疾至。王氏曰肯曰徹申伯土田者乃始疆之也今日徹申伯土疆則其疆定矣。東萊曰是詩載封申伯如遷其私人以峙其糧莫不曲盡宣王之待元舅其恩意周浹綜理儼密蓋如此也。

申伯番番音波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吐丹反周羗感喜戎有員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國氏曰番番勇武貌徒御徒行者御車也。毛氏曰嘽嘽者眾盛也。國氏曰申伯之貌有威武番番然戎猶女也。毛氏曰不顯申伯顯矣申伯也文武是憲言有文武也。蘇氏曰申伯既入于謝尚人皆曰汝有員翰蔽矣文武是憲言其文武皆足濂也。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汝又反此萬羗間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頤其風肆好以贈申伯。國氏曰肯章所謂文武後章所謂柔惠且直辭雖異而實則同皆美其全德耳非謂既文武又柔直也。孔氏曰以此頤直之德揉服萬羗不順之國使之皆頤其聲譽間達于四方。



同作是工師之誦也孔氏曰詩者工師樂入誦之以為樂曲○

也○**王次曰**此雅也而謂之風則巨辭不迫切

而能感動人之善心故謂之風也○**孔氏曰**以

此贈申伯者途之令以為樂○**孔氏曰**以贈申

伯則此詩之作生美申伯而已申伯有德王能

建之美申伯大所以美宣王故為宣王詩也○

**東萊曰**其風肆好益詩有六義是篇雖雅其間

固有風之體也

高高八章章八句

興焉

奚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張仲反

興焉

而僚友之間賦詩以相娛樂則人君之美莫大

焉

元生奚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音夷好吟報反是

懿德充豎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元子生仲山甫

**孔氏曰**仲山甫為侯而字仲山甫也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是山甫為樊國之君也韋昭云食采於樊僖二十五年左傳說晉文公納定襄王王賜之樊邑則樊在東都之畿內也○**監**

視假全也○**孟子曰**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趙氏曰孟子釋詩於其本文加四字而已而語自明矣今之說詩者殊不知此○**楊氏曰**近取諸身百體五藏達之於君臣父子夫婦幼朋友



皆物也而各有則視聽言動必由禮焉此一身之則也為君而止於公為臣而止於忠為父而止於慈為子而止於孝此君臣父子之則也夫嬖有別長幼有序親友有信此夫嬖親友長幼之則也皆天理之常故曰民之秉彝也故政是懿德○**李氏**曰元視有周之德昭明兮下用保茲元子而生仲山甫董仲舒曰上元佑之為生賢佐蓋謂此也○**宋氏**曰昭格兮下吝周能以明德感格兮元而杜下也○**東萊**曰惟皇上帝降衷兮下民固莫不秉彝政德也蓋有鍾氣之粹者焉故曰元監有周昭假兮下保茲元子生仲山甫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元子是若明命使賦

**鄭氏**曰嘉美令語也儀威儀色顏色容貌翼翼恭敬古訓先王之遺典也式灋也○**鄭氏**曰勿勉也○**毛氏**曰若頌賦布也○**王氏**曰元子有明命則使仲山甫賦之○**東萊**曰柔嘉維則不過其則也過其則則斯為弱不得謂之柔嘉美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善其表裏柔嘉也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善其學問進修也元子是若明命使賦善其發而措之事業也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德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音壁續我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兮外四方爰發

**鄭氏**曰百辟百君戎猶女也○**李氏**曰王命仲山甫曰戎以汝為百辟之長而繼女之祖考而保我王躬觀此則知山甫之祖考嘗為是官矣



為山甫乃去其家也。○**朱氏曰**出承而布之也納行而復之也喉舌所以出言也。○**鮑氏曰**布政於畿外死下莫不發應。○**東萊曰**仲山甫之職外則總領諸侯內則輔養君德入則典司政本出則經營四方式云者表率儀灋之謂也保云者保其身體傳之德義之謂也此章益備舉仲山甫之職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邕國若否音鄙仲山甫明之號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後

**鮑氏曰**將奉行若頌也頌否猶臧否謂善惡也夙昂也一人斤元子。○**李氏曰**王之命肅肅欬而嚴仲山甫將而行之。○**東萊曰**明大哲也並吝之則明者哲之發哲者明之實也號明且哲而後可以保身甚矣保身之難也說者或謂仲

山甫事宣王則保身者非全身遠害之謂也矣保身乃已事豈為治亂而增損哉身體受之父母不致毀傷本非末節也至於偷生狗私養小失大如是而全身遠害則君子賤之耳仲山甫杜宣王之音羣臣之任遇莫先焉而察省其身奉事其主者一毫息忽倍所謂小心翼翼矣

人大有吝柔則茹音汝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大不如剛大不吐不侮矜寡不喪疆禦

**孔氏曰**多有常吝多之怕性莫不柔者則茹食之剛者則吐出之喻見寡弱者則侮侮之疆盛者則避畏之維有仲山甫則不飲不侮不喪即是不茹不吐號吝其喻又吝其實以克之。○

**朱曰**此吝仲山甫之德剛柔不偏也而二章皆



舉仲山甫之德獨以柔嘉維則蔽之高高稱申伯番番終論其德夫曰柔惠且直欬則入德之方其可知矣

多大有吉德輜餘久反如毛氏解亨舉之戎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鄭氏曰**輜輕也人之吉云德甚輕然而衆人寡能舉之戎吉甫自我也愛惜也仲山甫能獨舉此德而行之惜兮能助之者多仲山甫之德歸功吉耳○**毛氏曰**儀宜也○**釋文**儀作義曰毛如字宜也**鄭氏曰**儀宜也○**陳氏曰**圖者圖謀之朱氏曰儀度也戎於是而謀度其能舉之者則惟仲山甫而已○**毛氏曰**衮冕者君之上服也○**鄭氏曰**衮職者不敵斥王之吉也王之職有闕能







氏於高高以介圭為所執之瑀則此吝介圭大  
為瑀也朱氏曰覲禮執圭贊所以合瑀也○鄭  
氏曰覲於王而表享禮貢其國所出之寶○孔  
氏曰笈以入覲于王為行享禮介圭則是為享  
之物大行人陳諸侯見王之禮云廟中將幣三  
享○**龍氏曰**此覲乃受命先君受命者顯其美  
也王氏曰謂韓侯來朝多錫以厚之○**毛氏曰**  
淑蕭也交龍為旂鄭氏曰蕭旂旂之蕭色者也  
綏大綏也孔氏曰即王制所謂元子殺下大綏  
者憂采注云徐州貢憂翟之羽有虞氏以為綏  
後世或繇漆鳥羽而用之或以旄半尾為之綏  
於幢上所謂注旄於竿首者欬則綏者即交龍  
旂竿所建與旂共一竿為賚賤之表章故云綏  
章○**龍氏曰**董第漆簞以為車蔽今之藩也孔



氏曰中車云王之喪車五乘其五曰漆車藩蔽  
注云漆席以為之此車禪所乘也禪將即吉尚  
以漆席為弗明吉車之等漆之也○**毛氏曰**錯  
衡文衡也孔氏曰錯置文采為車之衡○**毛氏曰**  
**玄衮**以玄為衣而畫以衮龍衣駟灰色之馬  
○**毛氏曰****鉤膺**樊纓也膺上曰錫刻金飾之今  
當盧也孔氏曰馬鞍鉤以金為之膺上有飾即  
樊纓是也樊讀如鞞帶之鞞謂今馬大帶纓當  
盧者當馬之額盧在眉眼之上按中車玉路錫  
樊纓金路鉤樊纓注云金路鞞錫有鉤此鞞鉤  
膺必金路矣而得有鏤錫者蓋特賜之○**毛氏曰**  
**鞞革也**鞞軾中也孔氏曰鞞者太毛之段也  
軾者兩較之間有橫木可憑者也鞞鞞者蓋以  
太毛之段施於軾之中央持車使牢固也凌虎

段淺毛也幘覆式也孔氏曰幘禮記作辟周禮  
作模莫歷反字異而義同玉藻言有羔辟鹿辟  
春官中車言大禛豨禛皆以有毛之段為辟是  
覆蓋之名覆杜軾上也○**毛氏曰**條革鞞也  
以金為小環注注纏益之孔氏曰纏音謂之革  
注注者言其非一二處也○**毛氏曰**淑旂綏章  
於紼後建之鞞第杜後衡杜左右鉤膺鏤錫鞞  
鞞淺幘條革金厄則皆杜肯  
韓侯出租出宿于屠音徒顯父音甫餞之清酒百  
盞其餼維何芻薄女反鼈鮮炙其餼音速維何維  
荀恆尹反及蒲其贈維何棄馬路車造豆有且于  
餘反侯氏樊胥

**毛氏曰**祖將太而祀較也既覲而反國必祖者  
尊其所往太則如始行焉祖於國外畢乃出宿



○**毛氏**曰屠地名也。○**鮑氏**曰顯父周之卿士也。餞送之故有酒。○**孔氏**曰清美之酒乃多也。於百壺。○**鮑氏**曰奠鼈以火熟之也。鮮魚中鱸者也。○**毛氏**曰藜菜殺也。○**鮑氏**曰荀伯萌也。蒲溪蒲也。孔氏曰醢人注云溪蒲始生水中是也。贈送也。王說使顯父餞之又使送以車馬所以贈厚意也。且多貌。胥皆也。諸侯杜京師未去者以顯父餞之皆皆來相與奠其籩豆且然榮其多也。朱氏曰胥辭也。○**東萊**曰親禮稱來朝之諸侯皆曰侯氏。秋則此所謂侯氏或者專指韓侯也歟。

其盈門

○**孔氏**曰此言韓侯既觀而還遂以親迎也。○**鮑氏**曰顯父卿士也。○**鮑氏**曰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杜汾水之上。故詩人因以號之。孔氏曰彘於漢則河東永安縣也。永安西臨汾水姊妹之子為甥王之甥卿士之子言尊貴也。弓蹶之里蹶父之里百兩百棗不顯顯也。光猶榮也。氣有光榮也。○**孔氏**曰每車皆有八鸞之聲。○**毛氏**曰祁祁除覬也。如雲言眾多也。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諸娣眾妾也。鄭氏曰媵者氏姪娣從之。○**孔氏**曰其妻出於蹶父之門。諸娣隨而從之。如雲韓侯於是回顧而視之見其鮮明粲爛歎其盈滿於蹶父之門也。

蹶父孔或靡國不到為弓偽反韓姑其一反相攸



莫如韓樂孔樂韓土似澤訶訶汎甫反魴音房鯁  
首序甫甫鹿音憂鹿嘯嘯惠甫反有熊有羆有貓  
如字又或交反有虎慶饒令居韓姑蕤饗

**毛氏曰**姑躡父姓也。**鄭氏曰**相視似所也

父甚或健為王使於元下國國皆至為其女視

其所居韓國最樂。**毛氏曰**訶訶大也甫甫歆

大也嘯嘯然眾也貓似虎淺毛者也。**鄭氏曰**

其樂矣韓國之士也似澤寬大眾與禽獸備有

苦饒富也。**宋氏曰**慶喜也令饒也喜其有此

善居也。**鄭氏曰**韓姑則安之盡其婦道有顯

譽蘇氏曰譽樂也。**王氏曰**韓侯娶妻何豫於

王政而詩苦此蓋汾王失道王室幾喪為諸侯

所卑侮則王甥大安能相攸惟宣王任賢使能

然後汾王之甥更為樂國賢君之所願娶而

儀備具光顯如此乃所謂艷之榮懷也。**鄭氏曰**

**古者**任遇方面之臣既盡其禮復恤其私使

之內外光顯體安志平歆後能典布自竭為王

室之屏翰詩人述宣王能錫命諸侯而因道其

娶之盛其意益杜於此而王室尊安人情暇樂

大莫不杜其中矣靡國不到特苦涉歷艷國之

多非此國國皆至也

薄擬韓城蕤師所克以先祖受命因首百蠻王錫

韓侯其追其貊或伯反奄髮北國因以其伯實堵

實登實取實籍獻其貔音毗段夾豹黃羆

**鄭氏曰**溥大也。**毛氏曰**師眾也。**宋氏曰**董

氏曰樊召公之國也疑韓初封首王命以其眾

為築此城也。**毛氏曰**因時百蠻最是蠻服之

百國也追貊戎狄國也奄撫也鄭氏曰撫柔其



所受北面之國實墉實壑苦高其城深其壑也  
○**陳氏曰**王以韓侯之先因是百蠻而岳之故  
錫之以追人貉人受之以北方之國使復為之  
伯焉韓侯於是命諸侯各修其城池治其田畝  
正其稅灋以肯貢其所有於王○**釋文曰**壑城  
池也○**鄭氏曰**籍稅也孔氏曰公羊傳曰什  
而籍是籍為稅之義也○**孔氏曰**所詭諸國之  
城壑也○**釋文曰**貉白狐范璞曰一名執夷虎  
豹之屬也陸璣曰貉似虎或曰似貍狽豹毛狽  
而文變黑大於貍有黃鬣交翼貉者皮則豹翼  
大獻皮也○**東萊曰**春秋之首城邢城楚立城  
緣陵城杞之類皆合諸侯為之霸令尚如此則  
周之盛昔命蕞城韓固常政也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兮淮  
夷鄭氏曰召公召穆公也名虎

**陳氏曰**淮夷之地不一徐州杜淮址徐州有夷  
則淮夷之杜址者也揚州杜淮南揚州有夷則  
淮夷之杜南者也江漢常武二篇同為宣王之  
詩而同音淮夷召虎說兮淮夷而告成兮王矣  
常武之詩又曰鋪敷淮墳仍執醜虜故知淮夷  
之地不一以地里考之曰江漢之潞王命召虎  
者是淮南之夷也若杜淮址則江漢非所由入  
之路矣曰率此淮浦嶺此徐土者是淮址之夷  
也若杜淮南則徐土非聯接之地矣

江漢浮浮或夫滔滔吐刀反匪安匪遊淮夷來求  
說出我車說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鄭氏曰**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浮浮歛孔氏曰禹



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  
澨至亏大別南入於江是到大別之南漢與江  
合東流也漢書地理志大別在廬江安豐縣界  
則江漢合處在揚州之境也如此則召公伐淮  
夷當在淮水之南魯僖所伐淮夷應在淮水之  
北當淮之南北皆有夷也○**王**氏曰或夫滔滔  
則以其衆逝也○**蘇**氏曰行者皆莫敢安徐曰  
吾之來也維淮夷是求是鋪音用命也○**鮑**氏  
**回**車戎車也鳥隼曰旗○**朱**氏曰鋪陳也陳師  
以伐之也○**勃**海**胡**氏曰杜預云禹貢漢水至  
大別南入江在江憂界疏謂大別在廬江安豐  
縣按漢水入江乃今漢陽軍之大別山山之址  
漢口是也漢口大曰沔口大曰憂口江東即鄂  
州江憂郡也至安豐一千五百里豈江漢相合

古今不同哉○**東**萊曰**胡**氏辨江漢合流說  
之矣但太淮夷絕遠於經文頗不合或者會江  
漢諸侯之師以伐之歟

江漢湯湯書羊反或夫沈沈音光經營四方告成  
亏王四方既亏王國戾定肯靡有爭王心載寧

**孔**氏曰湯湯歛流盛○**毛**氏曰沈沈或貌○**鮑**  
**氏**曰召公既受命伐淮夷服之復經營四方告  
功於王蘇氏曰遂經營其有國功告於王庚卒  
肯是也載之苦則也○**孔**氏曰霖有叛戾車爭  
者

江漢之澣音虎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  
疚音救匪棘王國來極亏疆亏理至亏南海

**宋**氏曰此下四章皆述王冊命召穆公與公復  
亏王之辭首尾大抵類今人所藏古器物銘識



蓋古人文字之常體也。孫喜江漢之澣者繫上  
事起下事也。○**陳氏曰**王命召虎自彼江漢之  
澣而伐之非謂宣王臨江漢之地而命召虎也  
○**鄭氏曰**澣水涯也。收病棘急極中也。○**蘇氏**  
**曰**王命召公關四方之侵地而治其疆界非以  
病之非以急之也。使來於王國取中焉。召公  
於是疆理其地至南海而止。○**孔氏曰**于疆于  
**理**至于南海此以見復文武之境土也。○**東萊**  
**曰**淮夷在南故極其遠而害之曰至于南海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霖曰予  
小子召公是佶肇敏戎公用錫爾社。  
**毛氏曰**旬徧也。○**蘇氏曰**宣布也。○**朱氏曰**自  
江漢之澣害之故曰來害王命召虎來此江漢  
之澣徧治其事以布王命。○**鄭氏曰**召康公在

與召虎之始祖也。管文王或王受命召康公為  
之楨幹之臣故述其祖之功。召勸之。○**陳氏曰**  
汝不必吝事戎小子之故自當繼佶汝先祖康  
公李氏曰汝今霖曰戎為小子不足與有為當  
繼召穆公之功也。○**毛氏曰**敏疾公事也。○**蘇**  
**氏曰**汝敏於戎事戎是用錫汝。召福。○**東萊曰**  
肇始也。自召康公之後其風烈寂寥。霖曰矣。至  
穆公始復敏於從事以繼其烈。  
斃力之反。俞全。瓚才。旱反。程音。巨。瓚。初亮反。一。貞  
音。酉。苦。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  
琴。檜。晉。元。子。萬。季。  
**毛氏曰**斃賜也。九命賜全瓚。程曰。孔氏曰。賜汝  
以全柄之玉瓚。文人文德之象也。○**鄭氏曰**程  
瓚。罍。黍。酒。也。謂之。瓚。者。芬。香。條。也。王。錫。召。虎



曰鬯酒一尊使以祭其宗廟告其先祖○**孔氏**

**釋**云中尊祭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

陳之則鬯當杜彞而此及尚書左傳皆云秬鬯

一占者當祭之昔乃杜彞賜昔未祭故占盛之

○**周岐周也**自用也宣王欲尊顯召虎

故如岐周使受山川土田之賜命用其祖召康

公受封之禮岐周周之所起為其先祖之靈故

就之孔氏曰昔實周而特苦于周受命明非

京師以虎祖康公杜岐周事文或有功而受采

地今虎嗣其業功與之等故往岐周命之祭統

云賜麇祿必於大廟以岐是周之所起有別廟

杜焉拜稽首者受王命策書也臣受恩祿可以

報諷者稱吉使君壽考而已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元子萬壽明明元

子令聞者問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揚**稱揚對答休美作為也○**毛氏曰**考

成也○**陳氏曰**王休王之休命也召虎受此休

命以對揚於王下以告成於召公朱氏曰作召

公考當嗣之以俟知者○**毛氏曰**矢施也洽和

洽也○**宋氏曰**明明元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

常或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左或事因以為

戒斂

**毛氏曰**社中霖常或字召穆公特名其篇

燦燦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音泰下同祖大師皇

父整戎六師以脩戎戎既敵既戒惠此南國

社中霖

燦燦明明

王命卿士

南仲大音



孔氏曰：姦姦明明者，宣王命將之顯也。○**王氏**曰：所命之卿士，苦其去則以南仲為太祖，苦其官則大師，苦其字則皇父也。○**鄭氏**曰：南仲，文王昔或臣也，以修戎或，是治其甲兵之事，命將以本其祖者，因有去功於此，是尤顯。○**蘇氏**曰：宣王命其卿士皇父，南征涂方，皇父以卿士而兼太師。○**孔氏**曰：當恭敬而臨之，戒懼而處之。○**董氏**曰：伐其暴亂，所以惠之也。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戶剛反，戒戎師，旋率設，淮浦，崗此涂土，不畱不處，三事就緒。**毛氏**曰：尹氏掌命卿士，蘇氏曰：尹氏尹吉甫也。程伯休父始命為大司馬，李氏曰：楚語曰：重黎氏其杜，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首失其官，守為司馬氏，是程伯休父嘗為司馬，浦涯也。○

上命元帥，此命司馬，王謂其內史，大天尹氏，汝當為策書，命此程國之伯，字休父者為大司馬。○**鄭氏**曰：軍禮司馬掌其誓戒，孔氏曰：司馬職云：大師掌其戒令。○**孫氏**曰：使之左右陳其行列而戒令之，曰：往，循淮之上而視涂土，寡之，畱處其地，以惠苦其民。○**鄭氏**曰：三農之事皆就其業，孔氏曰：太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注云：三農，稷、黍、粱，及弓地。○**朱氏**曰：三農，上中下農夫也。○**朱氏**曰：涂土，涂州之土，淮北之夷也。下章所謂涂方，涂國大，即此，爾上章，既命皇父而此章又命程伯休父者，蓋王親命太師以三公出將而謂內史命司馬以六卿副之耳。赫赫業業，有嚴死子，王舒保，佗匪，紹匪，遊涂方，繹音大，騷震，驚涂方，如雷，如霆，涂方，震驚。



**田氏曰**赫赫顯也業業大也○**毛氏曰**舒徐也  
保安也○**國氏曰**佗行也○**蘇氏曰**紹急也說  
文曰紹糾緊也○**毛氏曰**遊遨遊也○**宋氏曰**  
繚連絡也○**毛氏曰**騷動也○**蘇氏曰**王之南  
征也及聖其赫赫業業之威而畏之曰有嚴哉  
禿子也猷王則徐而安行不急不緩而徐之久  
莫不震動如雷霆佗於其上不違矣矣  
王奮發或如震如怒進煥虎臣闕呼搃反如燒火  
交反虎鋪替吳反敦淮潰符云反仍執醜虜截辰  
淮浦王師之所

**孔氏曰**既到淮浦臨陣將戰王乃奮揚其威或  
如雷之大震其聲如人之勃怒其色甚嚴威之  
可懼也即進而肯其虜臣之將闕欬如燒怒之  
虎令布陳鼓厚之陣於淮水潰涯之上就制吳

衆虜○**毛氏曰**虎之自怒號欬○**宋氏曰**進鼓  
而進之也○**王氏曰**鋪鼓厚集其陣○**宋氏曰**  
仍就也禿子曰攘臂而仍之截辰淮浦王師之  
所截欬不可犯之貌

王放嘽嘽吐丹反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荀  
如川之滾絲絲翼翼不測不尙濯征徐國

**孔氏曰**王放王之師放○**毛氏曰**嘽嘽欬盛也  
疾如飛擊如翰鄭氏曰如鳥之飛翰其中豪俊  
也○**孔氏曰**鳥飛已疾翰又疾必飛若鷹頭之  
類擊擊衆鳥者也○**毛氏曰**江漢以喻盛大也  
**孔氏曰**軍放之衆其廣長佗之也○**毛氏曰**荀  
本也**孔氏曰**山之至本○**陳氏曰**如山之荀止

○**孔氏曰**兵瀼有動有靜靜則不可驚動故以  
山喻動則不可禦止故以水喻○**毛氏曰**絲絲



不可得而絕翼翼不可得而亂○朱氏曰不測不可知也不古不可勝也○王猶允塞涂方既來涂方既同死子之功四方既兮涂方來庭涂方不回王曰還歸朱氏曰猶道也○允倍也○朱氏曰塞克塞也○同與他國同服於王○朱氏曰來庭來王庭也回猶違也還歸振旅也○朱氏曰於是王命班師矣苦王遣甚大而遠方懷之非獨兵威歎也所謂有常德以立或事因以為戒者此也○或成則戒贖故曰還歸者止於義也常或六章章八句

瞻音仰凡伯刺幽王大壞也瞻音昂死則不我音塵不寧降此大厲音靡靡有定土民其音反夷音反賊音卑蠱疾靡有夷音反屈罪音不收靡有

側界反音卑賊音卑蠱疾靡有夷音反屈罪音不收靡有  
○朱氏曰厲惡瘵病也朱氏曰厲亂也○歐陽氏曰述民吟死而仰詎之辭也言死不惠養我使久不安而降此大惡謂命此幽王為君故使羸靡有定而士民病也○夷兮也○朱氏曰屈極也如蠱賊之害禾稼穡有止息皆施刑罪以羅網死下而不收斂大穡止息言○大田傳曰食糧曰蠱食節曰賊○朱氏曰蠱賊是害禾稼之蟲疾是害禾稼之狀○國有所定則民受其福穡所定則受其病於是有人為之蠱賊刑罰為之罔罟凡此皆民之所以病也  
人有土田女反角之多有人民女覆奪之此宜穡



罪女反妝之服宜有罪女覆說音稅之

**韻氏曰**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苦王削黜諸侯及卿大夫霖罪者覆猶反也妝拘也說效也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蠶蠶鞞鞞哲婦為梟古堯反為鴟處之反媚有岳岳維厲之階亂匪降自死生自媚人匪教匪誨肯維媚寺

**王氏曰**幽王如上所刺則蓋昏故也其昏昏則媚苦是用故也○**毛氏曰**哲知也○**宋氏曰**傾覆也○**韻氏曰**城猶國也○**歐陽氏曰**士多才

智者則能興人之國○**王氏曰**媚人以霖非霖儀為蕪霖所事哲哲則足以傾城而已○**宋氏曰**

**韻氏曰**懿美也○**鄭氏曰**鞞其也泉鴟惡聲之鳥也衰如之善○**李氏曰**漢食心舉蠶鞞哲媚顏

古注云苦幽王以哲媚為美○**韻氏曰**采岳多苦○**李氏曰**媚人之多苦乃為亂亂之階○

**歐陽氏曰**媚寺者謂媚人與寺人苦媚寺者舉類而苦爾○**蘇氏曰**苦王不用教誨之苦維媚寺是聽也

籀人伎之豉反忒諧始竟背音佩豈曰不極伊胡為慝如賈音古三倍蒲罪反君子是識媚霖公事休其蠶織

**韻氏曰**籀窮也○**毛氏曰**伎害忒變也○**韻氏曰**

媚人之岳岳者好窮屈人伎害轉化其苦霖常○**李氏曰**其始也諧是人其終也又從而背

之蓋其好惡予奪惟其口之出而已○**蘇氏曰**胡何慝惡也○**輿氏曰**極至也如是而窮人豈

曰不至矣兮何尚為惡而未已也○**鄭氏曰**織



知也賈物而有三倍之利者小人所宜知也君子反知之非其宜也今嬖人休其蠶桑織紉之職而與朝廷之事其為非宜猶是也孔氏曰嬖人之不宜與朝廷公事而休止蠶織惟干預男子之政

元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吊如字又的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艷國殄瘁似醉反

**毛氏曰**刺賈也類難殄盡瘁病也○**蘇氏曰**介

大也弔閔也元何用賈王神何用不富王或元以王倍用嬖人之故王曾不悟將有夷狄之大患舍之不思而忌君子之正王者王氏曰王乃舍神弗以顧與予胥忌而已凡百大臣之忠賢者也與名顧之大臣胥忌則孰與王為善者

夫元之降不祥度幾王懼而自脩今王遇災而不吊不慎其威儀○**宋氏曰**今王遇災而不吊不慎其威儀又寐藉人以輔之則國之於瘳宜矣

元之降罔維其優天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元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鮑氏曰**降罔下羅罔○**蘇氏曰**元降既以執有罪如罔之執禽獸也憂多於肯也○**毛氏曰**幾危也鄭氏曰幾近也○**東萊曰**肯章曰不吊不祥威儀不類故此譬之曰維其憂矣維其幾矣肯章曰人之云亡艷國於瘳故此傷之曰心之憂矣心之悲矣

感音必沸者弗檻束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來不自我後顏顏亡角反界元寐不亨



羣霖忝皇祖式救爾後

**鄭氏曰**檻泉涌出也孔氏曰李巡曰水泉從下

上出曰涌泉感沸其類涌泉之源所由者深喻

已憂所從來久矣不先已不後已怪何故正當

之○**毛氏曰**鞏固也○**宋氏曰**穎穎高遠類鞏

固也○**苦天**雖高遠欲仁凌人君霖不鞏固其命

○**鄭氏曰**式用也後謂子孫也○**李氏曰**幽王

若能側身脩行上焉有以繼其祖宗下焉大可

以救其子孫也○**東萊曰**克能也幽王之國勢

自人觀之則不可扶持元則霖不能鞏固也雖

欲所謂元者大豈可外求哉

瞻中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章句

從毛鄭八章從王氏

召曼密中反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因**世晉章稱曼元率章稱召公故謂之

召曼以別小曼而已

曼元疾威无篤降喪疇都田反我饑饉民率流亡

我居圉魚呂反率茲

**陳氏曰**凡害元者上元也○**鮑氏曰**疾猶急也

篤厚也喪亂也疇病也民率流亡民盡流移○

**毛氏曰**圉墜也○**鮑氏曰**茲虛也國中並邊境

盡空虛朱氏曰居國中也

元降臯啜蠹賊內紅戶工反昏椽丁角反靡共音

恭澆澆回遙音津實靖夷我艱

**毛氏曰**紅澆也○**蘇氏曰**小人為蠹賊以澆其

內椽天椽也○**朱氏曰**昏椽昏亂椽墜之人也

○**蘇氏曰**昏椽羣不恭之人○**毛氏曰**澆澆亂

也○**孔氏曰**澆澆欬馳僻○**王氏曰**昏椽靡共



潰潰回適實靖夷戎雉則苦所使靖夷戎者非  
其人也靖與俾子靖之同意夷與亂生不夷同  
意○東萊曰元降皇聖所綱元之降罔也

皐皐音羔訛訛音紫曾不知其玷丁簞反兢兢業  
業孔填音塵不寧戎佐孔賤

毛氏曰皐皐頑也○毛氏曰皐皐欬緩而不其  
職訛訛欬以苟訛為事乃曾不知其為玷也○

朱氏曰小人杜佐王不知其賤也○毛氏曰賤  
隊也○鄭氏曰兢兢戒也業業危也元下之人

戒愆危怖甚久矣其不安也戎王之佐又甚隊  
矣苦見淩侮政教不行後天戎伐之而周與諸  
侯無異也

如彼歲旱艸不潰戶對反茂如彼棲音西苴土始  
反戎相此艸無不潰止

○毛氏曰潰遂也○鄭氏曰元下之人如旱歲之

艸皆枯槁霖潤澤如楸上之棲苴蘇氏曰苴枯

艸也○毛氏曰民蕩析離敝霖復生理故如彼  
棲艸也○鄭氏曰潰亂也○孔氏曰戎視此艸

霖有不亂  
維管之富不如昔維今之收不如茲彼璠斯稗彼  
賣反胡不自替職兄音况斯引

鄭氏曰昔今昔也茲此也○毛氏曰收病也○  
朱氏曰管之富未嘗若今之收也今之收未有

若此之甚也○毛氏曰彼宜合璠今反會精粹  
鄭氏曰璠鹿也謂糲米也朱之率糲十稗之鑿

八詩御七○孔氏曰凡章粟米之灋云粟率五  
十糲米三十稗二十七鑿二十四詩御二十一

苦粟五升為糲米三升以下則米漸細故數益



少四種之米皆以三約之得此數也○  
小人當食賒而乃食精粹以見小人貪君子之  
祿也○**毛氏曰**替廢況茲也引承也○  
職主也小人何不自廢退使賢者得進乃茲復  
主辰此為亂之事乎李氏曰乃復主此亂亂之  
事而日滋月長也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音替  
斯害矣職兄音況斯弘不裁音裁我躬

**鄭氏曰**池水之益由外灌焉○**毛氏曰**頻厓也  
泉水從中以益者也○**蘇氏曰**池之竭由外之

不入泉之竭由內之不出○**朱氏曰**言亂亂有  
所從起也○**鄭氏曰**溥猶徧也今時徧有此內

外之害矣○**朱氏曰**小人猶復專益大之是豈  
不裁我躬乎鄭氏曰是不裁王之身乎

啓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音闢國百里今也曰  
感水反國百里於兮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鄭氏曰**先王受命謂文王或王者也召公召康  
公也○**毛氏曰**辟開感促也○**李氏曰**維今之

人不能尚舊德之臣○**蘇氏曰**豈雖亂豈不猶  
有舊德可用之人哉言有之而不用耳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呂氏家範讀註記卷第二十八

周頌皆有所施於禮樂蓋因禮而作頌  
非如風雅有徒作而不用者也

禮記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臣祀文  
王焉李氏曰周公之營洛邑見於公誥洛誥按召

誥曰周公乃朝用書命庚癸侯甸男采伯則是周

公營洛邑之昔諸侯皆往也至於成洛邑以朝諸

侯則於書森所見鄭氏曰成洛邑居攝五年昔

○孔氏曰周公朝諸侯正杜居攝六年明堂佐云

踐禋子之佐臣治元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即此

者也切古為不歛按洛誥云往十有二月唯周公

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則是周公成洛邑往於七

年非杜於五年朝諸侯者特相成王以朝諸侯而



已周公非自居南面而受諸侯之朝率且祀文王者洛誥所謂王杜新邑烝祭歲文王駢半一武王駢半一此所謂祀文王也

**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奮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宋氏曰**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

苟杜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孔氏曰**禮記每云升歌清廟欽則祭宗廟之盛

歌文王之德聳重於清廟故為周頌之管  
發音鳥穆清廟肅雖顯相息亮反濟濟多士秉文

之德對越杜元駿音峻奔奔杜廟不顯不承森然  
於多斯

**詩曰**於歎辭穆美也○**朱氏曰**穆又有深遠之意○**釋文曰**清廟者杜預云肅欽清淨之稱也鄭氏曰廟之善類也似者不可得見故忘室象

類之曰○**毛氏曰**肅敬雖顯相助也○**蘇氏曰**於哉美哉其祀文王於清廟也有肅肅其敬雖難述蘇者實顯相其禮○**鄭氏曰**濟濟之眾士皆執行文王之德對配越於也杜元文王精神杜元駿大也朱氏曰駿大而疾也俱奔奔而來杜廟中助祭○**王氏曰**秉文王之德故能對越文王杜元之神駿奔奔杜廟以率清廟之事也○**宋氏曰**洋洋兮如杜其上如杜其左右是對越其杜元者○**王氏曰**於是文王之德可謂顯矣成王率諸多士駿奔奔杜廟則可謂率矣顯也率也如此森然於矣鄭氏曰是不光明文王之德與善其光明之也是不學文王與善其率之也此文王之德人森厭之○**蘇氏曰**言文王之澤久而不忘○**朱氏曰**謂是尊奉也○**宋**



**氏曰**斯語辭也。○**東萊曰**士虞禮祝辭曰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欬則自主多之外餘皆顯相也。成王祭主也。周公及助祭之諸祭皆顯相也。濟濟多士廣善助祭之人凡執事者皆杜也。秉文之德顯相多士凡助祭者莫不秉文之德也。相維辟公元子穆穆善顯相之肅雝則成王穆欬秉祭之氣象亦善可見矣。

清廟一章八句

維元之命太兮。告文王也。孔氏曰太兮告文王之樂歌也。○蘇氏曰文王受命未終而及成王周公繼之元下大兮以為文王之德之效也。故以告之。維元之命於穆不已。於兮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益音逸。我我其敷之駿惠我文王曾孫。馬之。○**音曰**維元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元之所以為

元也。於兮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火不已。李氏曰中齋大是斷章耳。義此純但音元命周家寡窮。○**毛氏曰**孟仲子曰大哉元命之寐極。○**鄭氏曰**命猶道也。元之道於兮美哉勳而不止行而不已。○**程氏曰**元命即元道也。善元之自欬者曰元道。善元之賦與萬物者曰元命。元命不已。文王純於元道。大不已。純則寐二寐雜不已。則寐間斷先後。○**氏曰**不顯者乃所以甚善其顯也。○**蘇氏曰**假大也。○**鄭氏曰**溢盈溢也。○**補深源氏曰**純則舉大本也。○**朱氏曰**溢盈而報於物也。收是也。善文王之德大而報及於我我既受之矣。○**氏曰**駿惠大順也。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欲使後王皆厚之非維今也。○



季氏曰後世當大頌文王而厚之則可以保太  
芻之業也○歐氏曰惟爾子孫益厚之米氏  
曰後王又當篤厚之而不忘也○東萊曰說此  
者非惟有鑿說之害大有術說之害如此說曾  
孫篤之毛氏謂能厚行之於文義未有害也然  
說人之意本勉後人篤厚之而不忘所謂行者  
固大杜其中矣但曰曾孫篤之則意味深廣兩  
一行字意味即短至王氏遂云篤力行而有所  
至說益詳而森復餘味矣凡諸說皆當以此制  
之

維元之命一章八句

維清奏象舞也孔氏曰奏象之樂歌也○劉氏曰  
象則文王之樂所謂象制者蓋文武也文王之舞  
謂之象武王之舞謂之武將舞象則先歌維清是

以序曰奏象舞其辭曰文王也將舞武則先歌  
是以武之序曰奏大舞其辭曰於皇武王也內  
十三學舞勺勺大舞也十五學舞象象則象制也  
○朱氏曰祭統曰下而管象豈所謂南籥者歟○  
孔氏曰文王昔有擊刺之濃武王伯樂象而為舞  
名之曰象○橫渠張氏曰武王初有元下象文王  
武功之舞歌維清以奏之成童以學之維清緝  
文王之典屢音召禮音因迄詩乞反用有成維周  
之禎

毛氏曰典濃也屢始禮祀也迄至禎祥也○

氏曰清明也○王氏曰緝續與廣也○朱氏曰

此清明而緝與者文王之典也○橫渠張氏曰

肇禮始大祀文王也○蘇氏曰迄于周公遂以

有成其成雖當周公之世欬其禎祥見於文王



矣。○**東萊曰**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所謂肇禮以文王配帝始於此也。大宗伯曰以禮祀祀畀元上帝。

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孔氏曰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之樂歌也。謂周公居攝七年致政成王成王乃祭祖考戒諸侯。○**蘇氏曰**成王崩成王逾年即位而稱王雖稱王矣而不能治王事故未嘗即政是以周公當國而治事非攝其位蓋行其事也。其後七年退而復辟則成王於是即政夫非復其位蓋服其事也。故此註之序曰成王即政即政非即位也。苟成王有即位有即政則周公之未嘗攝佐明矣。烈文辟者璧下同公錫茲祉福惠戎蘇疆子孫保之。蘇封靡弓翕鬯維王其崇之念茲戒功。

繼序其皇之森競維人四方其詛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公兮肯王不忘

**毛氏曰**烈允也。○**孔氏曰**有光明文章者若人

之辟公。○**歐陽氏曰**吟助祭之諸侯曰烈文辟

公文武錫此祉福矣。惠戎君臣以蘇疆之休子

孫其永保之。○**王氏曰**戒之以蘇封以專利蘇

靡以傷財則王之所崇也。○**朱氏曰**崇尊尚也

○**毛氏曰**戒大也。○**朱氏曰**念其先祖之功勳

繼其序者益大矣。朱氏曰皇大也。○**王氏曰**念

祖考之戒功則師衆之不錢。○**鄭氏曰**蘇疆弓

維得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疆矣。○**李氏曰**聖

君曰苟能得人則四方皆詛效之矣。○**李氏曰**

莫允顯者修德也。百辟其有不為濊兮。○**鄭氏**

**曰**蘇競維人四方



其誠之者戒之以用人也不顯維德百辟其刑  
之者戒之以務德也於兮肯王不忘者苦如上  
所云則肯王所念而不釋也先王之戒諸侯也  
欲其兢兢則中國強矣欲其顯顯則中國尊矣  
欲其四方訃之百辟刑之則欲其各以德蕭齊  
懿齊效也內則百僚師師外則諸侯齊訃齊效  
則能以元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矣而先儒以  
謂先王不欲諸侯名譽出境是乃力証經營元  
下惴惴恐元下軋己之私意何足以語先王也  
蓋所謂德者以至誠出於仁義也未有仁而遺  
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苟能使人至誠出於公  
義則其疆也其顯也是乃吾之所保也○**東萊**  
**曰**於兮肯王不忘如其自齊叔以下實寵嘉之  
烈文一章十三句

元伯祀先王先公也孔氏曰祀先王先公之樂  
也○蘇氏曰周之初首祀猶及先公元伯高山大  
王茲之祫伯矣文王棄之祫祖矣岐有夷之行如  
字子孫保之

**鄭氏曰**高山謂岐山也元生此高山大王自幽  
遷焉○**易海明氏曰**茲奄也太王遷居奄有之  
毛氏曰茲大也○橫渠張氏曰闢而大之世○

**鄭氏曰**蔡安沮注行道也○**毛氏曰**夷易也○  
**蘇氏曰**大王遷於岐山始茲而有之大既伯之  
矣文王從而安之文王既逝矣岐周之人去載  
其夷易之道子孫保之不替也

元伯一章七句

景元有成命媚祀元墜也孔氏曰媚祀元墜之樂  
歌也○蘇氏曰郊謂冬至祭景元於圓丘夏至祭



隆祗於方澤。晁元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如字不  
敵。樂夙爽。基命宥音。又密於緝。喫單。鞅心。肆其靖  
之。

**毛氏曰**二后文武也。**鄭氏曰**成王不敵。樂成  
此王功不敵。自安逸也。**毛氏曰**宥寬也。**鄭氏曰**  
**曰**於於。可歡笑也。**鄭氏曰**單。鞅心。肆其盡  
之。盡其心矣。故能定之也。**宋氏曰**宥宏。淡也。  
密靜密也。元將祗周。以元下。既有成命矣。文武  
受之。將成其王業。不敵。樂寧夙爽。積德以為受  
命之基者。至淡遠矣。又續而廣之。盡其心以定  
元命也。**薛氏曰**此註有成王不敵。樂而執競  
有不顯。成樂。古或以為此。言成王誦樂。王到也。  
欽則周頌。有樂王子孫之註矣。周公制禮禮之  
所及。樂必從之。樂之所及。註必從之。故頌之。施

於禮樂者。備矣。後立。難容易之。且註曰。成王  
敵。樂夙爽。基命宥密。又曰。自液成。樂奄有四方。  
成王非基命之君。而周之奄有四方。非自成樂  
始也。李氏書曰。成王與相。必不是周之成王。

晁元有成命一章七句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孔氏曰。祀文王於明堂之  
樂聚也。即季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月令。季秋大享帝。但月令。秦世之書。周法不必欽。  
○陳氏曰。古者祭元於圓。豈掃墜而行事。器用陶  
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報本  
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元即帝也。郊而曰  
元。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稷於  
郊。夫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故以文  
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夫以親文王也。



算算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朱氏曰：程子曰：萬物本乎元，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元而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物成之者也。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元其右，音又之。儀式：荆，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古雅反。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庶元之威，于時保之。

**鄭氏曰**將猶秉也。○**毛氏曰**享獻也。○**鄭氏曰**

右之右助之。○**橫渠張氏曰**維元其右之不必

饗之。○**蘇氏曰**表其牛羊而獻之曰元其尚右

我而饗此兮，蓋不敵也。○**鄭氏曰**儀則式象

也。○**鄭氏曰**刑濊也。○**東氏曰**濊，文王之典，以

安四方。○**鄭氏曰**受福曰嘏。孔氏曰：特牲少牢

皆載祝以神辭，嘏主人與之以福，維受福於文王

文王既右而饗之。孔氏曰：佑助而發饗之首是

也。○**陳氏曰**歌是註於文王併享所以配享之

意。○**季氏曰**雖曰享吾之祭，大豈可自滿哉？故

當夙興夜寐，疊疊怵惕，庶元之威。○**宋氏曰**夙

夜，庶元之威，歛後元命，可以岳保矣。○**東氏曰**

明堂祀上帝，而文王配焉，故此註雖文王之樂

歌必先享祀元而後享祀文王，我將我享，維羊

維牛，維元其右之，音祀元也。儀式：刑文王之典，日

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音祀文王也。於元

維度其饗之不敵，加一辭焉。於文王則音儀式

其典，日靖四方，元不持贊法，文王所以濊元也。

率章惟善，庶元之威而不及文王者，統於算也。

庶元所以庶文王也。元與文王一也。



我將一章十句

昔邁巡守告祭柴望也孔氏曰巡守告祭柴望之樂歌也武王既定天下而巡行其守土諸侯並方嶽之下乃佗告並之祭為樂望之禮柴祭界元望祭山依左傳云管武王克商佗頌曰載戢干戈明此篇武王事也國語稱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明此赴周公佗也昔邁其艱界充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苦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杜佐載戢側左反干戈載夬音美弓矢我求懿德肆弓昔憂戶雅反允王保之

毛氏曰邁行也○鄭氏曰昔出行其艱國謂巡守也右序右助爰序也○毛氏曰震動疊懷柔來柔安喬高高也○李氏高常解曰薄者語辭也

○武王巡守諸國警動之而諸侯警思而修職也○鄭氏曰武王巡守其至方嶽之下來安羣神聖乎山川皆以尊卑祭之倍哉武王之宜為君也○李氏曰以諸侯則莫不畏威且百神則莫不懷柔及神各得其所故推美之曰倍乎王能盡為君之道也○鄭氏曰式用也載之音副也○毛氏曰戢聚棗韜也孔氏曰棗者弓衣一名韜○鄭氏曰懿美也肆陳也○宋氏曰副又曰明昭乎有周也其巡守副以慶讓黜陟之典式敘諸侯之杜佐者敘其守兵而收臧之與為休息又益求懿德之行而脩之使廣被乎中國副倍乎能保充下矣○李氏曰文猶膏梁武猶藥石藥石可以治病而不可以養出武王取元下矣必求文德以施中國所謂



懿德者非必美德之士也但求文德而施之則  
可以保元下也鄭氏曰陳其功於是憂而歌之  
樂歌之大者稱憂○孔氏曰皆官鍾師以鍾鼓  
奏九夏注引呂叔玉云肆夏繁過渠皆周頌也  
肆憂音邁也繁過執競也渠恩文也○  
人之宗子室一家者也元之子室元下者也昔  
邁其艱人神莫不受職則暴元其子之可知矣  
昔邁一章十五句

執競祀武王也孔氏曰祀武王之樂歌也執競或  
王鞞競維烈不顯成棗上帝是皇自假成棗奄有  
四方斤斤紀觀反其明鍾鼓皇皇華彭反磬莞音  
管將將七羊反降福穰穰如羊反降福簡簡威儀  
反反如字既醉既餉福祿來反

易曰競強也○  
易曰業也○  
易曰

曰元斤建君子以自強不息人君大自強然後  
可以成功○  
毛氏曰不顯成棗不顯乎其成大  
功而安之也皇美也奄同也孔氏曰釋音又云  
奄蓋也鄭於閔宮玄鳥箋皆以奄為覆覆四方  
同為已有與傳不異也斤斤明察也○  
宋氏曰  
武王持其自強不息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元下  
莫得而競此其所以成大功而安之○  
季氏曰  
惟能如此故上帝美之所以集大命而有元下  
也○  
詩氏曰周之興也遠矣至於成王成而安  
之然後能奄有四方使其明鞞所不至○  
毛氏曰  
皇皇赫也將將集也穰穰衆也簡簡大也○  
毛氏曰  
反反音重慎也○  
毛氏曰  
反復也○  
季氏曰既醉既餉蓋祭終而飲福爾  
音祭祀之音鍾鼓管磬之樂皆赫故神降之福



祭終饌福威儀備具此福祿所以反復也

執競一章十四句

思文后稷配元也孔氏曰后稷配元之樂歌也。國語云周文公之為頌曰思文后稷享配元是此篇周公所作。李氏曰惟思文音邁乃周公作餘註乃他人所作也國語所以惟此二註知其周公所作及餘不可得而知也思文后稷享配元左戎黍之粢反民莫匪爾極貽音夷戎來牟如字帝命率育霖此疆爾界陳常弓音憂

宋氏曰思語辭也。龜氏曰先祖有文德之后稷。宋氏曰享配元音其播種之功可以配元也。毛氏曰極中也。朱氏曰管堯遭洪水后稷播種百穀抒去戎元下眾民之命使

霖不洽爾后稷得其中正吉民賴后稷度其常性。宋氏曰貽遺也。毛氏曰牟麥也李氏曰孟子曰牟麥播種而耜之趙岐曰耜麥大麥也廣雅又以為來小麥也牟大麥也。宋氏曰育養也。宋氏曰率育徧養也。宋氏曰后稷貽戎民有來麩之種。李氏曰此乃元命后稷率育斯民霖有內外淑此之誅。陳氏曰遂使常道得陳於中國所謂富而後教之也

思文一章八句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呂氏家範讀註記卷第二十八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九

臣工之什

臣工諸侯助祭遶於廟也孔氏曰諸侯助祭遶於廟之樂歌也

**雅** 龜 強 氏 曰 先王深知義禮之本原起於稼穡之際故其於農事常首先元下之政諸侯助成王祭其歸而戒之以農事者由此故也先王巡四嶽較諸侯之善惡其慶始於土墜辟田野治其罰始於土墜蒞蕪田野不治夫惟戒諸侯之事焉恐於新畬之勸利諸侯之賞罰焉先於田野土墜之政則夫先王之意樂可見矣

嗟嗟臣工敬爾杜公王釐力之反爾成來咨來茹如預反嗟嗟保介維艸音暮之皆夫又何求如何新畬音于於音烏皇來牟將受嘏明明昭上帝迄



